

蛇年第一场雪

■姚维满

一场雪，是冬天的惊喜。2025年1月31日上午，房县九道乡八里坡村，被新年的第一场雪温柔地拥入怀中。

清晨，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铅板，沉甸甸地压在村子上空。没有风，世界分外安静，仿佛在屏息等待什么。不知何时，第一片雪花悄然飘落，像一位轻盈的舞者，在空中旋转、飞舞，拉开了这场落雪的序幕。紧接着，无数雪花纷纷扬扬从天空飘落下来，宛如一群挣脱了束缚的白蝴蝶，迫不及待地扑向大地的怀抱。

雪越下越大，整个村子渐渐被白雪覆盖。远处的山峦，像披上洁白的绒毯，平日里清晰的轮廓变得柔和而朦胧。田野里，枯黄的庄稼秸秆，此刻被雪层层包裹，成了一个形态各异的雪堆，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小房子。村庄里的房屋，青瓦上积了厚厚的雪，檐下开始挂起晶莹剔透的冰凌，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仿佛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这场雪，唤醒了村子里人们的热情。孩子们欢呼雀跃，像脱缰的小马驹冲进雪地。他们兴奋地在雪地里欢跳、打滚，雪花沾满了头发、衣裳，却毫不在意，爬起来又冲向其他小伙伴们。不远处，几个小女孩正专心致志地堆雪人，她们用胡萝卜为雪人安上长长的鼻子，又找来两颗圆润的黑石子当作眼睛，不一会儿，一个可爱的雪人就诞生了，女孩们围着它拍手欢笑。

大人们也被这欢乐的氛围感染，加入其中。年轻人聚在一起打雪仗，雪球在空中呼啸而过，“砰砰”地砸在目标身上，阵阵欢笑声传来。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起了之前精心制

作的滑雪板。前些天，我找了粗粗的竹竿，截取了其中一段，削出竹板，将它们架在火上烤，随着温度升高，竹板逐渐变得柔韧，我小心地将它弯折，直至弯度达到150度，这是最适合滑雪的角度。定型后，我又细细地打磨、抛光，拼接在一起，顺滑结实的滑雪板大功告成。

我和儿子一人拉着孙女的一只手，朝门前简易的斜坡滑雪便道走去。小孙女兴奋得小脸通红，站在雪道顶端，不停地蹦跳着，嚷嚷着要第一个滑下去。我让孙女坐上滑雪板，儿子在后面轻轻一推，孙女便像离弦的箭一般飞速滑下，一路笑声不断。她滑到坡底后，兴奋地朝我们挥手大喊：“爷爷、爸爸，太好玩啦，你们快来！”

轮到儿子时，儿子在一旁小心地护着。虽有些紧张，但在下滑的过程中，我也被这刺激与欢乐感染，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轮到儿子，他坐在滑雪板上呼啸而下，雪花扑打在他脸上，笑容像一个刚刚长成的少年。

雪还在下，这条雪道承载着我们三代人的欢乐。没有年龄界限，没有身份差别，三个人都沉浸在这纯粹的快乐中，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这份珍贵礼物。

人间烟火不息，庭院雪落满地。蛇年的第一场雪，不仅带来了欢乐，更预示着来年的丰收。看着这漫天飞舞的雪花，人们仿佛看到了秋天田野里沉甸甸的麦穗，果园中挂满枝头的果实。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夜幕降临，雪渐渐停了，村子如同被一层银纱笼罩，美得如梦如幻。



张泽雄的诗

纸灯笼

亮瓦变灰
栅栏是它水中的倒影
透过薄棉纸，我们在嬉戏中
打捞沿途的月色
那一笼烛火
那一截弄丢的光阴
穿过竹马
我们在一面镜子里
练习成长
音符映在灯笼里
那些遥远的夜晚
我始终未能找到你的藏身之所
拾起一地的斑驳装入瓶中
你遗失的指针，何时停止转动
那根手指
是定格在墙壁上的投影
从记忆的水边回来
你的笑靥
又一次，将整个童年
星辰般升起……

一粒尘埃的幸福

这个浩瀚的深渊
像一滴水没入大海
转瞬，已失去自己
这些尘埃
这些没有翅膀、细小的生命
从我的思想，从一根根羽毛里飞出
多么卑微的灵魂，不知道自己
活在巨大的幸福里
还在祈求远方
玉兰花瓣一样的光芒

一缕轻风
一笼薄雾
一个暗影
和孤独，一样陡峭
像风离开树一样虚无缥缈
落下，回到一种温暖的真实里
让幸福从泥土里拔节
一瓣花开，一片叶绿，一声鸟鸣
谁能说出一粒尘埃的幸福

此刻
一朵被你注视过的流云
正在你远去的背影里
起伏、荡漾……
这些渺小的事物，它的幸福和快乐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停留
穿过时光碎片
我看见，世界绽放得如此简短

房陵与鹏城，两处年光

■杨仕俊

(一)

农历腊月廿三祭灶王那天，深圳湾的潮水裹着咸涩的风漫过堤岸。我在冰箱前尝试黄酒发酵程序，恒温显示屏跳动的数字突然幻化作房县老宅灶膛前跃动的火苗——母亲总会说：“灶王爷嘴角的饴糖要抹得匀，来年才会旺。”

十八岁之前的年是浸染着松柏清香的。

冬日里，父亲在院子里支起柏木熏架，青瓦屋檐下垂挂的腊肉渐渐镀上琥珀色。母亲蒸黄酒用的木甑是自太祖母亲手里传下的，蒸汽漫过雕花的甑盖时，整个堂屋都笼罩在米酒香甜的云雾里。

那时守岁是场庄严的仪式。手写春联的洒金红纸要请镇上老先生裁边，糍粑得用后山泉水浸泡过的糯米捶打，就连祭祖的线香都须在冬至后第七日采柏树籽压制。

我裹着厚厚的棉袄，看父亲用狼毫蘸饱墨汁，在大红纸上写下“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窗外屋檐下的冰凌正映着灯闪着晶莹的光。

(二)

南下的绿皮火车把鄂西北的霜雪甩在身后，却在深圳的春天里撞见满城紫荆。城中村出租屋的窗台上，房东夫人送来的年桔红艳艳的。除夕夜和工友挤在便利店看春晚，微波炉里速冻饺子腾起水雾，模糊了玻璃窗外的霓虹灯牌。

岭南的新年裹着海水味。客家师傅的八仙桌上，发菜蚝豉盆菜散发着豉香，油亮的花胶旁是鲍鱼与瑶柱。房东女儿递来的利是封烫着金箔，比我那封手写家书还要精致。我攥着手机听视频里传来房县街巷的鞭炮声，一千多公里距离，竟让两种年俗在电波中碰撞。

(三)

而今我的双肩包里总装着两个故乡。我站在南国写字楼落地窗前，网购的房县黄酒在低温酒柜里沉睡。

茶水间的微波炉突然成了时光机。当实习生加热老家寄来的腊肠时，滋滋的声音惊醒了二十年前的记忆：房县老家，父亲教我辨认柏树枝的年份，他说只有冬至后的第七日砍伐，才能留得住山野的香气。

前夜宴请客户，主厨别出心裁，将房县黄酒炖鸡与顺德拆鱼羹合璧。黑陶钵端上桌时，岭南的鲜与鄂西北的醇在灯光中水乳交融。客户赞叹器皿上的波浪纹，我的指尖却触到母亲系在酒坛口的红布结——那抹褪色的中国红，已在岁月里浸润成文化的血脉。

(四)

今晨拆开老家寄来的包裹，除了柏枝熏的腊蹄，还有一卷洒金红纸。女儿在阳台小桌上铺开宣纸，狼毫扫过处，“春满乾坤”的“乾”字还带着稚拙的斜角。

阳台上黄酒微醺，南国的阳光穿过琥珀色的酒液，在瓷砖地面投下晃动的光斑。这光影里摇曳着老宅缕缕青烟，重叠着深南大道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最终融成记忆里的粼粼波光——原来从汉江岸边到南海之滨，所有的年味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

远处传来海关钟声，震落了女儿笔尖将滴未滴的墨。那团墨在洒金纸上慢慢晕染开，恰似我十八岁那年离乡时，汉江上化开的冰花。